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孽海花
第三十四回 雙門底是烈女殉身處 萬木堂作素王改制談

上回掀簾進門來的不是別人，當然是主人曹夢蘭。那時夢蘭出局回家，先應酬了正房間裡的一班闊客，挨次來到堂樓，皓東等方始放了心。恰好皓東邀請的幾個同鄉陪客，也陸續而來。這臺花酒，本是皓東替雲衢解悶而設，如今陳千秋的行蹤已在無意中探得，又接到了黨中要電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但既已到來，也只好招呼擺起臺面，照例地歡呼暢飲，徵歌召花，熱鬧了一場。夢蘭也竭力招呼，知道楊、陸兩人大大會講上海白，就把英語來對答，倒也說得清脆悠揚，娓娓動聽。頓使楊、陸兩志士，在剎那間渾忘了血花彈雨的前途。等到席散，兩人匆匆回寓。雲衢固然為了責任所在，急欲返粵；皓東一般的義憤勃勃，情願同行。兩人商議定了。皓東把滬上的黨務和私事料理清楚，就於八日□四日，和雲衢同上了怡和公司的出口船，向南洋進發。那晚，正是中秋佳節，一輪分外皎潔的圓月涌上濤頭，彷彿要蕩滌世間的腥穢。皓東和雲衢餐後無事，都攀登甲板，憑闌賞月。兩人四顧無人，漸漸密談起來。皓東道：「來電說，準備已齊，不知到底準備了些什麼？」雲衢道：「你是乾亨行會議裡參預大計的一人，主張用青天白日國旗的是你，主張先襲取廣州也是你。你是個重要黨員，怎麼你猜不到如何準備？」皓東道：「我到上海後，只管些交際和宣傳事務，怎及你在香港總攬一切財政和接應的任務，知道得多！革命的第一要著，是在財政。我們會長在檀香山也沒有募到許多錢，我倒很不解這次起事的錢從哪裡來。」雲衢道：「別的我不曉得，我離開廣東前，就是黨員黃永襄捐助了蘇杭街一座大樓房，變價得了八千元，後來或者又有增加。」皓東道：「軍火也是準備中的要事。上次被扣後，現在不知在哪裡購運？」雲衢道：「這件事，香港日本領事暗中很幫忙罷！況且陳千秋現在日本，他本來和日本一班志士張天龍伯父子，還有曾根，都是通同一氣，購運當然有路。我這回特地來滬，跟尋陳千秋，也為了這事的關係重大。」皓東道：「革命事業，決不能專靠拿筆杆兒的人物。從前三會聯盟，黨勢擴大了不少。其實不但秘密會黨，就是綠林中也不少可用之才。這回不知道曾否羅致一二？」雲衢道：「這層早已想到。現在黨中已和北江的大炮梁，香山隆部的李杞侯艾存，接洽聯絡。關於這些，黨員鄭良士□分出力。恰好遇到粵督談鍾靈裁汰綠營的機會，軍心搖動，前任水師統帶程奎光就利用了去運動城中防營和水師，大半就緒了。所以就事勢上講，舉事倒有九分的把握，只等金錢和軍火罷了。」皓東道：「我聽說我們會長，和談督結交得很好，這話確不確？」雲衢笑道：「這是孫先生扮的滑稽劇。一則靠他的外科醫學，雖然為葡醫妒忌，葡領禁止他在澳門行醫，並封閉了他開設的藥店。然上流人都異常信任，當道也一般歡迎。二則借振興農業為名，創辦農學會，立了兩個機關：一在雙門底王家祠雲崗別墅，一在東門外鹹蝦欄張公館。就用這兩種名義結納官紳，出入衙署。談督也震於虛聲，另眼款接。農學會中還有不少政界要人，列名贊助。再想不到那兩處都是革命重要機關，你想那些官僚糊塗不糊塗！孫先生的行動滑稽不滑稽！」皓東正想再開口，忽聽有一陣清朗激越的吟詩聲，飛出他們的背後，吟道：

雲冥冥兮天壓水，黃祖小兒挺劍起。大笑語黃祖，如汝差可喜。丈夫告窳豈偷生，固當伏劍斷頭死。生亦我所欲，死亦貴其所。鄰城有人怒目視，如此頭顱不敢取。

乃汝黃祖真英雄，尊酒相讎意氣何栩栩！賊者誰？彼魏武。虎者誰？汝黃祖。與其死於賊，孰若死於虎！

兩人都吃了一驚。聽那聲音是從離他們很近的對過船舷上發出，卻被大煙囪和網具遮蔽，看不見人影。細辨詩調和口音，是個湘人。他們面面相覷了一晌，疑心剛纔的密談被那人偷聽了去，有意吟這幾句詩來揶揄他們的。此時再聽，就悄無聲息了。皓東忽地眉頭一皺，英俊的臉色漲滿了血潮，一手在衣袋裡掏出一支防身的小手槍，拔步往前就衝。雲衢搶上去，拉住他低問道：「你做什麼？」皓東著急道：「你不要拉我，寧我負人，毋人負我。我今天只好學曹孟德！」雲衢道：「槍聲一發，驚動大眾，事機更顯露了，如何使得！」皓東道：「打什麼緊！我打死了他，就往海中一跳，使大家認做仇殺就完了。結果不過犧牲我一個人，於大局無關。」說完，把手用力一摔，終被他掙脫，在中間網具上直跳過去。誰知跳過這邊一望，只有鋪滿在甲板上霜雪般的月光，冷靜得鬼也找不到一個，哪裡有人！皓東心裡詫異，一壁四處搜尋，一壁低喊道：「活見鬼哩！」雲衢那時也在船頭上繞了過來道：「皓兄不必找了，你跳過來時，我瞥見月下一個影子掠過前面，下艙去了。這樣看來，我們的機密的確給他聽去。不過這個人機警得出人意表，決不是平常人，我們倒要留心訪察，好在有他的湖南口音可以做准。探訪明白，再作商量，千萬不要造次。」皓東聽了，哭喪著臉，也只好懶洋洋地隨著雲衢一同歸艙。次早，雲衢先醒。第一灌進他耳鼓的，就是幾聲湖南口音，不覺提起了注意。好在他睡的是下鋪，一骨碌爬起來，拉開門向外一望，只見同艙對面□號房門，門口正站著一個廣額豐頤、長身玉立的人，飛揚名俊的神氣裡，帶一些狂傲高貴的意味，剛打著他半雜湘音的官話，吩咐他身旁侍立的管家道：「你拿我的片子送到對過六號房間裡二位西裝先生，你對他說，我要去拜訪談談。」那管家答應了，忙走過來，把片子交給也站到門外的雲衢。雲衢拿起來一看，只見上面寫著：「戴同時，號勝佛，湖南瀏陽人。」雲衢知道他是當代知名之士，也是熱心改革政治人物，一壁向管家道：「就請過來。」一壁喚醒睡在上鋪上的皓東。皓東睡眼朦朧爬起來，莫名其妙地招待來客。那時戴勝佛已一腳踏進了房門，微笑地說道：「昨夜太驚動了，不該，不該！但是我先要聲明一句，我輩都是同志，雖然主張各異，救國之心總是殊途而同歸。兄等秘密的談話，我就全聽見了，決不會洩漏一句，請只管放心！」皓東聽了這一套話，這纔明白來客就是昨天甲板上吟詩、自己要去殺他的人。現在倒被他一種亢爽誠懇的氣概籠罩住了，固然起不了什麼激烈的心思，就是雲衢也覺得突兀，心裡只有驚奇佩服，先開口答道：「既蒙先生引為同志，許守秘密，我們實在榮幸得很。但先生又說，主張各異，究竟先生的主張和我們不同在那裡，倒要請教。」

勝佛道：「兄等首領孫先生與中會的宗旨，我們大概都曉得些。下手方策，就是排滿。政治歸宿，就是民主。但照愚見看來，似乎太急進了。從世界革命的演進史講，政治進化都有一定程序，先立憲而後民主，已成了普遍的公例。大政治家孟德斯鳩的《法意》，就是主張立憲政體的。就拿事實來講，英國的虛君位制度、日本的萬世一系法規，都能發揚國權，力致富強。這便是立憲政體的效果。至於種族問題，在我以為無甚關係。我們中國雖然常受外族侵奪，然我們族性裡實在含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潛在力，結果外族決不能控制我們，往往反受了我們的同化。你看如今滿州人的風俗和性質，哪一樣不和我們一樣，再也沒有韃靼人一些氣味了！」皓東道：「足下的見解差了。兄弟從前也這樣主張過，所以曾經和孫先生去游說威毅伯變法自強。後來孫先生徹底覺悟，知道是不可能的。立憲政體，在他國還可以做，中國則不可。第一要知道國家就是一個完整民族的大團集，依著相同的氣候、人情、風俗、習慣，自然地結合。這個結合的表演，就是國性。從這個國性裡纔產生出憲法。現在我們國家在異族人的掌握中，奴役了我們二百多年，在他們心目中，賤視我們當做劣種，卑視我們當做財產，何嘗和他們的人一樣看待。憲法的精神，全在人民獲得自由平等，他們肯和我們平等嗎？他們肯許我們自由嗎？譬如一個惡霸或強盜，霸佔了我們的房屋財產，弄得我們亂七八糟。一朝自己想整理起來，我們請那個惡霸去做總管，天下哪裡有這種笨人呢！至於政治進行的程序，本來沒有一定。目的就在去惡從善，方法總求適合國情。我們既認民主政體，是適合國情的政體，我們就該奮勇直前，何必繞著彎兒走遠道呢？」

勝佛忙插言道：「皓兄既說到適合國情，這個合不合，倒是一個很有研究的問題。我覺得國人尊君親上的思想，牢據在一般人的腦海裡，比種族思想強得多。假如忽地主張推翻君主，反對的定是多而且烈。不如立憲政體，大可趁現在和日本戰敗後，人人覺悟自危的當兒，引誘他去上路。也叫一班自命每飯不忘的士大夫還有個存身之地，可以減少許多反動的力量。」雲衢接著道：「先生只怕還沒透徹罷！我國人是生就的固定性，最怕的是變動。只要是變，任什麼都要反對的。改造民主，固然要反對；就是主張立憲，一般也要反對。我們革命，本來預備犧牲。一樣的犧牲，與其做委屈的犧牲，寧可直截了當地做一次徹底的犧牲。我們本還沒敢請教先生這回到粵的目的。照先生這樣熱心愛國，我們是很欽佩的，何不幫助我們去一同舉事？」雲衢說到這裡，皓東

眼。勝佛笑著說道：「不瞞兩位說，我這回到粵，是專誠到萬木草堂去訪一位做《孔子改制考》、大名鼎鼎的唐常肅先生。我在北京本和聞鼎儒、章騫等想發起一個自強學會，想請唐先生去主持一切，而且督促他政治上的進行。至於兄等這回的大舉，精神上，我們當然表同情。遇到可以援助的機會，也無不盡力。兩位見到孫先生時，請代達我的敬意罷！」於是大家漸漸脫離了政見的舌戰，倒講了許多時事和學問，說得很是投機。皓東的敏銳活潑，和勝佛的豪邁靈警，兩雄相遇，尤其沉瀟一氣。一路上你來我往，倒安慰了不少長途的寂寞。沒多幾天，船抵了廣州埠。大家上岸，珍重道別。勝佛口裡祝頌他們的成功，心裡著實替他們擔心。

話分兩頭。如今且說勝佛足跡遍天下，卻沒到過廣東。如今為了崇拜唐常肅的緣故，想捧他做改革派的首領，秘密來此，先托他的門人梁超如作書介紹。一上岸，就問明了長興裡萬木草堂唐常肅講學的地方，就一徑前去。一路上聽見不少傑格鉤輻的語調，看見許多豐富奇瑰的地方色彩，不必細表。忽到了一個幽曠所在，四面圍繞滿了鬱蔥的樹木，樹木裡榕和桂為最多。在蕭疏秋色裡，飄來濃郁的天香。兩扇銅環黑漆洞開著的牆門，在深深的綠蔭中涌現出來。門口早有無數上流人在那裡進進出出，勝佛忙上前去投刺，並且說明來意。一個很伶俐象很忙碌的門公接了片子，端相了一回，帶笑說道：「我們老爺此時恰在萬木堂上講孔夫子呢！他講得正高興，差不多和耶穌會裡教士們講道理一樣，講得津津有味。你看，來聽講的人這麼熱鬧。先生來得也算巧、也算不巧了！」勝佛詫問道：「怎麼又巧又不巧呢？」門公笑道：「我們老爺，大家都叫他清朝孔夫子。他今天講的題目，就是講孔夫子道理裡的真道理，所以格外重要。從來沒有講過，在大眾面前開講，今天還是第一遭。先生剛剛來碰上，那不是巧嗎？可是我們老爺定的學規，大概也是孔夫子當日的學規罷！他老人家一上了講座，在講的時候，就是當今萬歲爺來，也不接駕的。先生老遠奔來，只好委屈在聽講席上，等候一下。」勝佛聽著，倒也笑了。當下就隨著那門公，蜿蜒走著一條長廊。長廊盡處，巍然顯出一座很宏敞的堂樓。迎面就望見樓檐下兩楹間，懸著一塊黑漆綠字的大匾額。上面是唐先生自寫的「萬木草堂」四個飛舞倔強的大字。堂中間，設起一個一丈見方、三四尺高的講臺。臺中間，擺上一把太師椅，一張半桌。臺下，緊靠臺橫放著一張長方桌，兩頭坐著兩個書記。外面是排滿了一層層聽講席，此時已人頭如浪般波動，差不多快滿座了。唐先生方站在臺上，興高采烈，指天劃地的在那裡開始他的雄辯。那門公把勝佛領進堂來，替他找到一個座位。聽眾的眼光，都驚異地注射到這個生客。那門公和臺邊並坐著的兩少年，低低交換了幾句話。見那兩少年彷彿得了喜信似的，慌忙站起向勝佛這邊來招呼。唐先生在臺上，眼光裡也表示一種歡迎。第一個相貌豐腴的先向勝佛拱手道：「想不到先生到得怎快，使我們來不及來迎駕。」第二個瘦長的隨著道：「超如沒告訴我們先生動身日期和坐的船名，倒累我們老師盼念了好久。」勝佛謙遜了幾句，動問兩少年的姓名。前一個說姓徐，名勉；後一個說姓麥，名化蒙。這兩個都是唐門高弟，勝佛本來知道的。不免說了些久慕套話，大家仍舊各歸了原位。那時唐先生在講臺上，正說到緊要關頭。高聲地喊道：「

我們渾渾沌沌崇奉了孔子二千多年，誰不曉得孔子的大道在六經，又誰不曉得孔子的微言大義在《春秋》呢！但據現在一萬八千餘字的《春秋》看來，都是些會盟征伐的記載，看不出一些道理，類乎如今的《京報匯編》。孟子轉述孔子的話：『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也。』這個『事』在哪裡？又道：『其事則齊桓晉文，其文則史，其義則丘竊取之矣。』這個『義』又在哪裡？又說：『知我者，其惟《春秋》乎。罪我者，其惟《春秋》乎！』這種關係的重大，又在哪裡？真令人莫名其妙！無怪朱子疑心他不可解，王安石蔑視他為斷爛朝報，要束諸高閣了。那麼孔子真欺騙我們嗎，孟子也盲從瞎說嗎？這斷乎不是。我敢大膽地正告諸君：《春秋》不同他經，《春秋》不是空言，是孔子昭垂萬世的功業。他本身是個平民，托王於魯。自端門虹降，就成了素王受命的符瑞。借隱公元年，做了新文王的新元紀，實行他改制創教之權。生在亂世，立了三世之法。分別做據亂世、升平世、太平世。三朝三世中，又各具三世，三重面為八□一世。示現因時改制，各得其宜。演種種法，一以教權範圍舊世新世。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所傳筆削之義，如用夏時乘殷輅、服周冕等主張，都是些治據亂世的法。至於升平、太平二世的法，那便是《春秋》新王行仁大憲章，合鬼神山川、公侯庶人、昆蟲草木全統於他的教。大小精粗，六通四關，無乎不在。所以孔子不是說教的先師，是繼統的聖王。《春秋》不是一家的學說，是萬世的憲法。他的偉大基礎，就立在這一點改制垂教的偉績上。我說這套話，諸位定要想到《春秋》一萬八千字的經文裡，沒有提過象這樣的一個字，必然疑心是後人捏造，或是我的誇誕。其實這個黑幕，從秦、漢以來，老子、韓非刑名法術尊卑卑之說，深中人心。新莽時，劉歆又創造偽經，改《國語》做《左傳》，攻擊《公》、《谷》，賈逵、鄭玄等竭力贊助。晉後，偽古文經大行，《公》、《谷》被擯，把千年以來學人的眼都蒙蔽了，不但諸位哩！若照盧仝和孫明復的主張，獨抱遺經究終始，那麼《春秋》簡直是一種帳簿式的記事，沒甚深意。只為他們所抱的是古《魯史》，並沒抱著孔子的遺經。我們第一要曉得《春秋》要分文、事和義三樣。孔子明明自己說過，『其事則齊桓晉文，其文則史，其義則丘竊取之。』孔子作《春秋》的目的，不重在事和文，獨重在義。這個『義』在哪裡？《公羊》說：『制《春秋》之義，以俟後聖。』漢人引用，廷議斷獄。《漢書》上常大書特書道：『《春秋》大一統大居正，《春秋》之義，王者無外。《春秋》之義，大夫無遂事。《春秋》之義，子以母貴，母以子貴。《春秋》之義，不以父命辭父命，不以家事辭外事。』像這樣的，指不勝屈。明明是傳文，然都鄭重地稱為《春秋》。可見所稱的《春秋》，別有一書，不是現在共尊的《春秋》經文。

「第二要曉得《春秋》的義，傳在口說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說：『《春秋》貶損大人，不可書見，口授弟子。』劉歆《移太常博士文》，也道信口說而背傳記。許慎亦稱師口口相傳。只因孔子改制所托，升平太平並陳，有非常怪論，故口授而不能寫出，七□子傳於後學。直到漢時，全國誦講，都是些口說罷了。

「第三要曉得這些口說還分兩種：一種像漢世廷臣，斷事折獄，動引《春秋》之義；奉為憲法遵行，那些都是成文憲法。就是《公》、《谷》上所傳，在孔門叫做大義，都屬治據亂世的憲法。不過孔子是匹夫制憲，貶天子，刺諸侯，所以不能著於竹帛，只好借口說傳授。便是後來董仲舒、何休的陳口說，那些都是不成文憲法。在孔門叫做微言，大概全屬於升平世、太平世的憲法。那麼這些不在《公》、《谷》所傳的《春秋》義，附麗在什麼地方呢？我考《公羊》曹世子來朝，《傳》、《春秋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，不知其在曹歟、在齊歟？這幾句話，非常奇特，《傳》上大書特書。稱做《春秋》的，明明不把現有一萬八千文字的《春秋》當《春秋》。確乎別有所傳的《春秋》，譏父老子代從政七字，今本經文所無。而且今本經文，全是記事，無發義，體裁也不同。這樣看來，便可推知《春秋》真有口傳別本，專發義的。孟子所指其義則丘竊取之。《公羊》所說，制《春秋》之義，都是指此。並可推知孔子雖明定此義，以為發之空言，不如托之行事之博深切明。故分綴各義，附入《春秋》史文。特筆削一下，做成符號。然口傳既久，漸有誤亂。故《公羊》先師，對於本條，已忘記附綴的史文。該附在曹世子來朝條，還該在齊世子光會於相條，只好疑以傳疑了。

「第四就要曉得《春秋》確有四本。我從《公羊傳》莊七年經文：『夜中星隕如雨。』《公羊傳》：『《不修春秋》曰：兩星不及地尺而復，君子修之曰：星隕如雨。』《不修春秋》，就是《魯春秋》。君子修之，就是孔子筆削的《春秋》。因此可以證知《不修春秋》、《公羊》先師還親見過他的本子，曾和筆削的《春秋》兩兩對校過。凡《公羊》有名無名，或詳或略，有日月，無日月，何以書，何以不書等等，都從《不修春秋》上校對知道。那麼連筆削的《春秋》，成文的已有兩本。其他口說的《春秋》大義，《公》、《谷》所傳的是一本。口說的《春秋》微言，七□子直傳至董仲舒和何休，又是一本。其實四本裡面，口說的微言一本，最能表現《春秋》改制創教的精神。請諸位把我今天提出的四要點，去詳細研究一下，向來對於《春秋》的疑點，一切都可迎刃而解。只要不被劉歆偽經所盅惑，不受偽古文學家的欺蒙，確信孔子《春秋》的真義，決不在一萬八千餘字的經文，並不在《公》、《谷》兩家的筆削大義，而反在董仲舒、何休所傳的秘密口說。這樣一經了徹，不但素王因時立法的憲治重放光明，便是我輩通經致用的趨向也可以確立基礎了。」

當時唐先生演講完了，臺下聽眾倒也整齊嚴肅，一個都不敢叫囂紛亂，挨次地退下堂去。足見長興學規的氣象，或者有些彷彿杏壇。勝佛還是初次見到這現代聖人的面，見他身中，面白，無鬚。圓圓的臉盤，兩目炯炯有光，於盎然春氣裡，時時流露不可一

世的精神。在臺上整刷了一下衣服，從容不迫地邁下臺來。早有徐勉、麥化蒙兩大弟子疾趨而進，在步踏旁報告勝佛的來謁，一面由徐勉遞上卡片。其實唐先生早在臺上料知，一看卡片，立時顯露驚喜的樣子，搶步下臺，直奔勝佛座次。勝佛起迎不迭，被唐常肅早緊拉住了手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多年神交，今天竟先辱臨草堂，真是夢想不到。剛纔鄙人的胡言亂道，先生休要見笑。反勞久待，抱歉得很！」勝佛答道：「振聾發聵，開二千年久埋的寶藏。素王法治，繼統有人。我輩係門牆外的人，得聞非常教義，該敬謝先生的寬容，何反道歉？」常肅道：「上次超如寄來大作《仁學》初稿，拜讀一過。治宗教、科學、哲學於一爐。提出仁字為學術主腦，把以太來解釋仁的體用變化，把代數來演繹仁的事象錯綜，對於內學相宗各法門，尤能貫徹始終。真是無堅不破，無微不發，中國自周、秦以後，思想獨立的偉大作品，要算先生這一部是第一部書了。」勝佛道：「這種萌芽時代淺薄的思想，不足掛齒，請先生不要過譽。我現在急欲告訴先生的，是我這次從北京來南，受著幾個熱心同志的委托，特來敦促先生早日出山。希望先生本《春秋》之義，不徒托之空言，該建諸事實。還有許多預備組織事，要請先生指示主持哩！」常肅道：「我們要談的話多著呢。我們到裡面內書室裡去談罷，而且那裡已代先生粗備了臥具。」於是徐、麥二人就來招呼前導，唐常肅在後陪著，領到了一間很幽雅的小書室裡，布置得異常精美安適，兩人就在那裡上天下地的縱談起來，徐、麥兩高弟也出入輪替來照顧。當夜不免要盡地主之義，替勝佛開宴洗塵。席間，勝佛既嘗到些響螺、乾翅、蛇酒、蚝油南天的異味，又介紹見了常肅的胞弟常博，認識了幾個唐門有名弟子陳萬春、歐矩甲、龍子織、羅伯約等。從此往來酬酢，熱鬧了好幾天。有暇時，便研究學問，討論討論政治。彼此都意氣相投，脫略形跡。勝佛知道了常肅不但是個模聖範賢的儒生，還是個富機智善權變能屈能伸的政治家。常肅也了解勝佛不是個縹緲幽巖的空想人，倒是個任俠仗義的血性男子。不知不覺在萬木草堂裡流連了二□多天。看著已到了滿城風雨的時季，勝佛提議和常肅同行。後來決定過重九節後，勝佛先行，常肅隨後就到北京。

到了重九，常肅又替勝佛餞行，痛飲了一夜。次日勝佛病酒，起得很晚，正在自己屋裡料理行裝，常肅面現驚異之色走進來，喊道：「勝佛，你倒睡得安穩，外面鬧得翻天覆地了！」勝佛詫問道：「什麼事？」常肅道：「革命黨今天起事，被談鍾靈預先得信，破獲了！」勝佛注意地問道：「誰革命？怎麼起得這麼突然，破壞得又這樣容易呢？」常肅道：「革命的自然是孫汶。我只曉得香港來的保安輪船到埠時，被南海縣李征庸率兵在碼頭搜截，捕獲了丘四、朱貴全等四□餘人。又派緝捕委員李家焯到雙門底王家祠和鹹蝦欄張公館兩個農學會裡，捉了許多黨人，搜到了許多軍器軍衣鐵釜等物。現在外面還是緹騎四出，徐、麥兩人正出去打聽哩！」勝佛心裡著急，衝口地問道：「陳皓東被捉嗎？」常肅道：「不知道。陳皓東是誰，你認得嗎？」勝佛道：「也是我纔認識的。」方纔滔滔地把輪船上遇見楊、陸兩人的事，向常肅訴說。徐勉外面回來道：「這回革命的事，幾乎成功。真是談督的官運亨通，陰差陽錯裡倒被他糊裡糊塗地撲滅了。我有一個親戚，也是黨裡有關係的人，他說得很詳細。這次的首領，當然是孫汶。其餘重要人物，如楊雲衢、鄭良士、黃永襄、陸皓東、謝贊泰、尤烈、朱淇等，都在裡面。這回的布置很周密，總分為兩大任務：孫汶總管廣州方面軍事運動，楊雲衢擔任香港方面接應及財政上的調度。軍事上，由鄭良士結合了許多黨會和附近綠林，由程奎元運動了城內防營和水師，集合起來，至少有三四千人。接應上，雲衢購定小火輪兩艘，用木桶裝載短槍，充作士敏土購報稅關。在省河南北，分設小機關數□處，以備臨時呼應集合。先由朱淇撰討滿檄文，何啟律師和英人鄧勤起草對外宣言，約期重九日發難，等輪船到埠時，用刀劈開木桶，取出軍械，首向城內重要衙署進攻。同時埋伏水上和附城各處的會黨，分為北口順德、香山、潮州、惠州大隊，分路響應。更令陳清率領炸彈隊在各要區施放，以壯聲勢。預定以紅帶為號，口號是『除暴安良』四字。哪裡曉得這樣嚴密的設備，偏偏被自己的黨員走漏了消息。那天便是初八日，孫汶在一家紳士人家赴宴，忽見他的身旁有好幾個兵勇輪流來往，情知不妙，反裝得沒事人一般，笑對座客道：『這些人，是來逮捕我的嗎？』依然高談闊論，旁若無人。等到飯罷回寓，兵勇們只見他進去，沒有見他出來。那時楊雲衢在港，又因布置不及，延期了兩天。恰恰給予了官廳一個預備的機會，立即調到駐長洲的營勇一千五百人做防衛。海關上也截住了黨軍私運的軍械。今早由南海縣在埠頭搜捕了丘四等一千黨人，其餘一哄而散。又起得七箱洋槍。原報告人李家焯在雙門底農會裡捉住了黨人陸皓東、程耀臣等五人。」勝佛頓足道：「陸皓東真被捕了，可惜！可惜！到底是那個黨員走漏的消息呢？陸皓東捉到後，如何處置呢？」徐勉道：「哪個走漏消息，至今還沒明白。不過據原報告委員李家焯說，是黨員自首的。」勝佛拍案道：「這種賣友黨員，可殺！可殺！」言猶未了，麥化蒙從外跳了進來，怒叫叫道：「陳皓東、丘四、朱貴全已在校場斬首了，程奎元在營務處把軍棍打死了。陳皓東的供辭非常慷慨動人，臨刑時神氣也從容得很。這種人真是可敬！又誰陷害他的就是自己黨友朱淇，首告黨中秘密，這種人真是可恨！」勝佛聽到這裡，又憤又痛，發狂似地直往外奔。常肅追上去，嘴裡喊著：「勝佛，你做什麼？」正是：

直向光明無反趾，推翻筆削逞雄心。

勝佛奔出，是何用意，下回再說。